



復旦大學 美國研究中心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16/2 (总第二十三辑)

| 仇华飞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智库和政治精英的观点与视角

| 王联合 耿召 |

中美网络空间规则制定：问题与方向

| 潘成鑫 |

美国“全球领导权”话语——认知误区与反思

| 沈辛成 |

社交媒体常态化与选举政治
——2016年美国大选的两种数字媒体策略

| 龙菲 |

从边缘到中心：美国反恐体系中的社区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16/2 (总第二十三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问题研究.第23辑/吴心伯主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4241-1

I. ①美… II. ①吴… III. ①美国-研究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7762 号

责任编辑 王 琪

封面装帧 夏 芳

美国问题研究

2016/2(总第二十三辑)

吴心伯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1.25 字数 174,000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241-1/D·2971

定价 45.00 元

目 录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专题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智库和政治精英的观点与视角/1 仇华飞
- 中美网络空间规则制定：问题与方向/17 王联合 耿 召
- 中国太空崛起与中美太空关系/37 何奇松

青 年 论 坛

- 美国“全球领导权”话语
——认知误区与反思/58 潘成鑫
- 社交媒体常态化与选举政治
——2016年美国大选的两种数字媒体策略/78 沈辛成
- 美国外交中的国会与侨民游说互构研究/103 隆德新 张振江
- 美国制造业对美经济的影响及展望/118 张丽娟 王 琳
- 从边缘到中心：美国反恐体系中的社区/135 龙 菲
- “亚太再平衡”背景下印度的“东向政策”：
调整、影响及对策/149 姜亚萍 庾润清

Abstracts and Key Words/166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概况/173

征稿启事/175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专题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智库和政治精英的观点与视角

仇华飞*

【内容提要】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发达的国家，两国关系表现出“合作、接触、防范、遏制”的态势，这在中美两国多年的交往史中堪称一段特殊的双边关系。中美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战略竞争者”、“建设性合作关系”，发展到“合作伙伴关系”，表明了中美关系“竞合共存”、“复杂多变”的现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不仅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具创意的“中国方案”，也是对21世纪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定位。这一倡议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智库专家学者及政治精英们纷纷发表观点和看法，从不同角度阐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智库 政治精英

* 仇华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作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治国理念之外交战略思想研究”（15ZDC00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2011DGJ001）阶段性成果。

2013年6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议,为推动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达成重要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体现了中美两国不走历史上大国冲突老路、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面对复杂和深刻变化的国际格局,中国秉持和平、合作理念,开辟一条不同以往的大国复兴图强的新路。“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并不是要设定一个守成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的条件;也不主张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两国集团,或者与美国平起平坐,搞“共治”或者“分治”。^①习近平精辟地概括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他强调:中美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处着眼,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目标,认清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应该善于管控矛盾和摩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②当代国际秩序正加速转变,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环境是新兴大国的崛起。随着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加快,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权力分配方面的多极化,而且是发展模式走向多元化。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进一步凸显新兴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金砖国家在展现国际领导力方面正提出新的全球价值。^③金砖国家已位列世界前15大经济体,并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显示,如果“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能成功运作,将改造世界金融,影响当代国际秩序”^④。新兴大国地位上升促成新

① Peter Mattis, “Chinese Dreams: An Ideological Bulwark, Not a Framework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China Brief*, Volume: 13 Issue: 12, 2013,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 中文见《参考资料》2013年6月13日,第10—11页。

② 习近平:《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上的致辞》(2014年7月9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10日,第2版。

③ Dani Rodrik, “What the World Needs From the BRICS,” *Project-Syndicate: A World of Ideas*, April 10, 2013,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brics-and-global-economic-leadership-by-dani-rodrik>.

④ 《拉美社说金砖国家在动荡的世界中成为榜样承载更多希望》,载《参考资料》2013年4月17日,第43页。

的全球竞争与合作态势。当今世界几乎所有事关全球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如恐怖主义、核不扩散、全球气候变暖、金融和能源危机等，没有新兴大国参与，都难以得到解决。新兴国家日益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兴国家作为国际格局的重要一极，对国际秩序稳定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产生积极的影响。

美国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后，奥巴马政府发动“中国攻势”，强调“只有美国的强势介入和美国的领导才能确保亚太安全，并表示要确保美国不会因为预算压力而削弱在亚太的战略存在”。^①美国插手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与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建立准军事关系，明确提出军事中心转向亚太，使该地区特别是南海局势复杂化。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在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环境下提上议事日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模式不仅为构建两国关系制度化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借鉴。

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为中俄、中欧、中印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大国关系的平衡发展使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增强。大国之间各种“战略关系”、“伙伴关系”已成为冷战后多极化进程中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的主要模式。“重返亚太”体现了美国全球战略的特征，美国试图继续主导世界政治和安全格局。在这种环境下，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响。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在他们的新书《战略安抚与决心——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中称，中美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制定一项新的方针，以避免老牌强国和新型强国之间时常会发生冲突的危险。为给21世纪建立新的生存方式，两个世界性大国共同构建了一个持续数十年的建设性和相当稳定的双边关系。^②

在当代国际秩序转变进程中，中美加强了双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内部协调；提高危机处理能力；扩大并深化两军之间的合作与战略对话，并使之制度化。

① 朱锋：《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期，第9页。

②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在亚洲建立包括中美在内的经济和安全机构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这种新型关系不以冲突对抗为前提,而是强调合作和共赢。为了实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中美需促成最高领导人每年举行一至两次会晤,讨论双方关系的战略基础和相关政策;促进中美地方和社会层面的紧密结合;加强对第三方因素的管控;推进区域制度化建设。^①除此之外,中美双方应扩展能彼此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数量与规模,使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加强。

随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对推动当代国际体系演变的作用大大提升,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当代国际政治格局权力转变特征的反映。美国智库专家、学者及政治精英们围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论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多维视角

国际体系的演变导致当今国际关系呈现多元性、复杂性的特点。中美作为两个重要的全球性大国如何应对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美国智库中国问题专家们从不同层面分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性,解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包括:中美应与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寻求在目前缺乏规则的领域制定普遍公认的国际准则和指针;强化制度和规则的国际构架;寻找机会协调地区活动;寻求与印度、日本或其他国家进行三边对话;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把双边投资条约作为重中之重;加强军事人员交流;建立双边和多边的危机管理机制等。^②“美国进步研究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奥尔布赖特石桥咨询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的萨缪尔·伯杰(Samuel R. Berger)以及“中

^① David M.Lampton,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 *Asia Policy*, No.16, July 2013.

^② John Podesta, C.H.Tung, Samuel R.Berger, and Wang Jisi, "U.S.-China Relations: Toward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nd 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 Edited by Rudy deLeon and Yang Jiemian, Feb.2014, p.8.中文见《参考资料》2014年3月17日,曹卫国译。

美交流基金会”(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的董建华等人从三个层面论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重要意义。

第一,在全球层面,这些领域包括:海洋安全、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领域安全等。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应致力于强化制度和规则的国际构架。两国应通过改革现行国际机制以确保新兴大国得到充分代表来强化这种国际构架。两国应更有效地协调联合国及其他现有国际组织的改革,共同努力强化二十国集团和其他新兴机制以稳定全球金融形势。中美应共同致力于达成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The Montreal Protocol)尽快逐步削减氯氟烃使用的国际共识,共同致力于减少氯氟烃的使用。约翰·波德斯塔等人认为,这一协议应该被视为新型关系的典范,以及处理其他更棘手问题的蓝本。有关氯氟烃(HFCs)的协议是中美领导人跨越历史隔阂,为两国寻找新的平台以便就当今最重要的全球问题之一承担其全球主导地位的具体范例。^①

第二,在地区层面,中美应该寻找机会协调地区活动。如两国可以建立更好地协调发展的地区机制。两国应考虑在亚洲建立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的永久性多边枢纽。这将提供操作层面的合作机会,从而使灾民大大获益。中美智库专家认为,中美应寻求与印度、日本或其他国家进行三边对话。此类平台可以从工作级别的机构和智库入手,它们将有助于阐明各方意图和建立亚洲各国间的信任。中美应公开承认贸易谈判最佳的长期结果是涵盖整个地区的高规格自由贸易协议,它将会在亚太地区开辟新的商业途径。目前美国正努力争取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中国则致力于东盟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最佳结果将是两者的合二为一,以及其他基于共同利益的高规格地区贸易框架的倡议。^②

第三,在国家层面,中美两国官员和专家需要就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实施新型关系意在避免或取得什么目标展开更为有效的对话。如双方应追踪“战略和经济对话”中的承诺,并作出相应报告。两国政府间的这一对话已经发展

^① John Podesta, C.H.Tung, Samuel R.Berger, and Wang Jisi, *U.S.-China Relations: Toward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nd 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 Edited by Rudy deLeon and Yang Jiemian, Feb.2014, pp.9—10.

^② Ibid., pp.10—11.

成了一个实用的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论坛，它对于拓展双边合作的实际机会将发挥重要作用。中美专家认为，两国应把双边投资条约作为重中之重。高规格的双边投资条约（A high-standard BIT）将使向对方经济的投资变得更为容易，同时仍将允许双方继续通过尽可能透明的程序来维护国家安全。^①美国智库专家强调建立“双边和多边危机处理机制”（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risis-management mechanisms），建立中美海军海洋航行高级军官视频连接（video link）机制，以规范海洋航行行为。^②

二、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分析家保罗·曼奇内利（Paul Mancinelli）借鉴中俄关系发展轨迹，研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并提出了有意义的观点。他认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经验对探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保罗·曼奇内利认为，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来，很多人一直在讨论这个术语对于华盛顿的真正意义。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型大国关系”在中俄关系中得到使用和改良。中俄发表的各种联合声明清楚地表述，这个概念是一种稳定中俄关系，以及建立一种“新国际秩序”以影响美国的国际行为的手段。中国将中俄新型大国关系视为一种“范式”（paradigm），它让中国能在后冷战国际秩序中为自身定向并同其他大国打交道。^③保罗·曼奇内利称，中美在“阳光之乡”（Sunnylands）峰会上采用“新型大国关系”一词，试图将中俄大国关系概念运用于中美关系，虽然这些期望尚未得到美国充分理解，并且可能不会被接受，但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原则，可以运用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④

① John Podesta, C.H.Tung, Samuel R.Berger, and Wang Jisi, *U.S.-China Relations: Toward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pp.12—13.

② Ibid., p.13.

③④ Paul Mancinelli, “Conceptualizing ‘New Type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Sino-Russian Model”, *China Brief* Volume: 14 Issue: 9, May 7, 2014, pp.12—15, <http://www.jamestown.org/regions/chinaasiapacific/single/>, “NTGPR” — “New Type Great Power Relations”, 中文见《参考资料》2014年6月18日。

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借鉴意义在于，前者强调建立一个双边框架以避免冲突，这符合双方利益。中俄双方都有稳定关系的共同愿望。就新型大国关系核心原则达成一致无疑是中俄关系实现稳定的前提。俄罗斯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符合本国的利益，因为这样可以稳定边境，推动贸易，并避免美国在后冷战的过渡期干预其内政。对中国而言，由于就这些核心原则达成共识，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后者对有关核心原则存在不同见解。保罗·曼奇内利认为，美国难以赞同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原则。虽然中国没有明确要求美国赞同新型大国关系原则，但中国对美国的政策目标显然建立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首先，中国希望取得与美国对等的大国待遇，以及美国对中国主权的尊重。其次，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安全问题。从近期看，中国试图在同美国的军队建立互信措施方面寻求进展，并试图在扩大后的安全交流方面消除“歧视性”限制。中国还试图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争端中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再次，从长远来看，中国期望美国承认中国在亚洲的权益范围，并保证美国不会从政治或军事上干预本地区，从而违背中国的利益。这需要美国和苏联一样在“三大障碍”（three obstacles）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并解散中国认为对中国有威胁的联盟。最重要的是，这需要美国尊重中国的安全利益和主权要求。^①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自然产物，其意在稳定大国关系，并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来影响美国的行为。虽然中美都承认有必要避免冲突，但对于构造新型大国关系的各项原则方面，两国却很难达成一致。尽管两国在更多的合作领域取得了共识，安全依然在国际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在这方面，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有重大分歧。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提醒人们，“对政策的考验在于它如何终结，而不是如何开始”。因此，美国必须阐述自己对发展中的国际秩序的看法。这一看法将是两国都可以接受的。在美国智库专家看来，随着全球权力变得更分散，美国再也不能承担中国对它的描述所导致的后果。这种描述表明，美国总是在国际体

^① Paul Mancinelli, “Conceptualizing ‘New Type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Sino-Russian Model”.

系之外行事。美国应该将它所有的影响力用来支持它自己建立的各种规则与制度,从而帮助这种自由主义的秩序和平地适应国际体系的各种变化。但是在有关同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各项原则问题上,美国必须首先直接同中国接触。^①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决于亚太地区的稳定

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2005年9月他曾就中美关系的前景发表过著名的演讲。^②近年来,他一直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并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积极的建议。佐利克认为,奥巴马与习近平的会谈有可能确定未来多年世界最强大的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而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正是要确立这种战略关系的基础。佐利克认同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有关“老牌大国和新兴大国间的新型关系”的界定。^③佐利克认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虽然美国是老牌大国,但其政策并非维持现状而是促进有利于推动美国理念和利益的改变。虽然中国是崛起大国,但其政策根据的是传统秩序和互不干涉的态度。两国元首需要认识到,他们需要的新型关系无法只靠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就能克服21世纪的问题和威胁。他们要考虑经济和安全问题在今天的外交政策中是如何互相联系的。^④

佐利克强调亚太地区的稳定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可能会盖过共同的全球利益。中国希望保护其海岸并在西太平洋发挥影响。美国拥有地区性伙伴网络,这种伙伴关系机制为地区稳定和经济安全提供了保障。如果中国的行为被视作威胁——或者像朝鲜这样采取挑

^① Paul Mancinelli, "Conceptualizing 'New Type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Sino-Russian Model".

^② 2005年9月21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演讲,引起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响。

^③ Robert B. Zoellick, "The Great Powers Relationship Hinges on the Pacific," *Financial Times*, June 4, 2013, 中文见《参考资料》2013年6月6日,汤姆·多尼伦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④ Robert B. Zoellick, "The Great Powers Relationship Hinges on the Pacific".

衅性的举动——就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对抗性的回应。佐利克称，中国的亚洲伙伴数量少、不可靠且经常被孤立；美国的盟友欣欣向荣且越来越多。中国应该会希望与美国的伙伴建立联系，而不是增加它们的担忧。美国和中国应共同促进所有和平国家的地区整合与安全。佐利克建议中美双方应该通过最高领导人会谈开启有关安全战略的政治、军事讨论。^①佐利克强调，除非中国和美国解决了网络安全风险，否则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仍将无法实现。两国元首需要找到停止经济受损并将安全风险最小化的途径。他认为，中美峰会为双方提供了就彼此观点和计划进行长谈的机会。要取得成功，奥巴马和习近平需要跳出一般性的交流方式，探索他们的战略是否能够协调一致。这将是对他们口才的考验。

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美关系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百年来成功实现和平崛起的大国只有 20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以及下半叶的德、日。但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与霸权国意识形态相近，美国与英国同属英语国，德、日则是美国保护下的盟友，且两国最终也未达到威胁美国地位的程度。相比之下，中美虽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同，但两国不仅没有全面对抗，而且还在多个领域有密切合作。21 世纪将会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带来机遇和挑战，中美第一次实现了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与霸权国长期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②

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J. Hadley）长期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曾经是白宫伊拉克问题小组成员。2005 年，他接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开始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卸任后，哈德利多次来访北京，参加“中美合作：全球未来的关键”研讨会和 2014 年 6 月北京“世界和平论坛”。斯蒂芬·哈德利认定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哪个国家要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或在每个问题上都向另一个国家的愿望或要求妥协。但如果实现了新型大国关系，合作将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双方将与国际社会一道解决所有国家面临的全

① Robert B. Zoellick, “The Great Powers Relationship Hinges on the Pacific”.

② 达魏：《维护好中美低水平双边关系更迫切》，载《环球时报》2013 年 1 月 18 日。

球挑战，一道处理分歧，避免两国关系走向对抗或冲突。影响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威胁是缺乏两国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以及两国军队尤其是海军的潜在对抗。如果双方能够携手合作，处理影响这种关系的潜在威胁，并采取措施加强这种关系，中美建立起基于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是有可能的。^①

斯蒂芬·哈德利称美国国内很多人对中美关系有误解，他认为，中国和美国过去从来都不是冷战对手，而且不存在将来会是对手的理由。相反，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两国完全有理由进行合作，避免对抗。^②他认为，当中美两国追求各自的更加繁荣和发展的国家目标时，我们可以发现两国实现各自目标的能力面临同样的全球性挑战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迟缓；全球金融体系疲弱，需要进一步改革；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以及极端天气变化；对安全的能源、粮食和水资源的需求增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泛滥；恐怖主义、海盗行为和跨国犯罪。中美两国都没有能力单枪匹马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在迎接这些全球挑战方面没有进展，两国都无法实现各自的更加繁荣和发展的国家目标。这个基本现实推动中美两国相互合作，领导世界各国努力解决这些全球性挑战。这个基本现实阻止中美两国爆发危及这种合作的对抗或冲突。^③

斯蒂芬·哈德利指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首先，中美两国或任何一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动荡和经济衰退。为了减少这种风险，两国需要帮助彼此实现各自的经济改革，从而为彼此的经济成功贡献力量。其次，中美军力的冲突与对抗，尤其是各自在亚太地区及其周边的海军力量。为减少这一风险，两国要进一步提高军事计划和军事能力的透明度，开展更多军事交流，提供更多让两国海军力量共同行动的机会，以增进互信。再次，很难说服两国各自民众马上就认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有益于它们的福祉。为减少这一风险，两国应该开展一些大胆且引人注目的合作项目，合作解决一到两个长期存在的分歧，为两国人民展现新型大国关系所带来

^{①②③} Stephen J. Hadley, "US-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Atlantic Council*, October, 11, 2013, 中文见《参考资料》2013 年 11 月 6 日。

的切实利益。^①

斯蒂芬·哈德利认为，构建成功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潜在风险是，双方都在强调各自的“核心利益”。但双方对“核心利益”的概念，都定义模糊，而且“核心利益”的内容似乎在不同情况下又有不同的定义。风险就是，随着对自己信心的增长或对对方怀疑的增加，中美任何一方都会给自己的核心利益增加新内容。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不可能建立在不断变化的核心利益基础上。^②斯蒂芬·哈德利指出，一旦一方把某个问题界定为自己的“核心利益”，那这方就基本阻绝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讨论、争辩、谈判和妥协。这就给两国戴上外交枷锁，还可能使两国走向冲突与对抗。中美双方应建立战略性对话，帮助彼此理解对方的利益，并寻找途径避免可能导致冲突与对抗的利益冲突。这会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道路上的良好开端。

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使当今中美关系日趋复杂，积极与消极因素交织并存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一方面，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经贸、能源、环保、人文等交流合作继续推进，双方并就朝鲜半岛问题及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等加强了沟通与协调；但另一方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出现各种主观和客观的消极因素。汤姆·多尼伦在“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发表题为《2013年：美国 and 亚太》（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 Pacific in 2013）的演讲中，提及美国“亚洲再平衡”的五大战略支柱，除了与中国建立稳定、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关系外，其余都是对未来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考验。总体上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五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美国继续加强与日、韩、澳的盟友关系，称这是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基础，强调今天美国的同盟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牢固。美国重申，在未来几年里，美国的军事力量中将有较大一部分部署在太平洋地区。^③美国

① [美] 斯蒂芬·哈德利：《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北京第三届世界和平论坛小组研讨会，2014年6月21日，载《参考资料》2014年6月26日。

② [美] 斯蒂芬·哈德利：《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③ 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remarks at the Asia Society, March 11, 2013,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a-new-type-of-major-power-relations> 中文见《参考资料》2013年3月18日，第1—8页。

的这一战略是导致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海洋领土争端更趋复杂的重要原因。美国在中日、中菲海洋争端中的实际立场暧昧不清、言行不一、偏袒日菲，影响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进程。

第二，美国借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协定，建立能够保持繁荣的亚洲区域经济结构。美国“始终将 TPP 设想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区域经济融合的平台。在奥巴马上任时，TPP 有 7 个伙伴国，此后又接纳了 4 个伙伴国：越南、马来西亚、加拿大和墨西哥。这 11 个国家每年的贸易总额合计达 1.4 万亿美元。TPP 的不断壮大已经朝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建立一个覆盖整个地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愿景迈进了一大步”^①。美国企图推进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构成的“两洋双 P 大战略”，全面压制中国经济崛起的国际市场空间。

第三，中美存在难以协调的结构性矛盾，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梅尔·格托夫 (Mel Gurtov) 在他的《“新型”美中关系前途未卜》一文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五方面障碍：第一，美中对国际责任的看法不同。第二，双方的自我认知不同。中国期望在与邻国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改革而非颠覆现有体系。美国则自认为在国际社会中拥有独特地位，并有权利和责任就每个国家的内部政治事务发表意见。第三，两国仍无法克服冷战思维。第四，双方在沟通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第五，美中军力不平衡。为减少双边关系紧张、增强信任和扩大合作基础，美国应首先改变自己的军事规划，同时中美还应牵头为东北亚建立崭新的安全对话机制及一套能防止危险对抗事件的美中行为规范。^②

第四，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秩序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国对中国采取“接触加遏制”的政策组合，反映了中美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既有零和博弈性质的利益领域，又有正和博弈性质的利益领域。^③美国政府一方

① 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remarks at the Asia Society, March 11, 2013,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a-new-type-of-major-power-relations>. 中文见《参考资料》2013年3月18日，第1—8页。

② Mel Gurtov,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 ‘New Type’ of U.S.-China Relationship,” *Asia Time*, Hong Kong, Januray 7, 2014.

③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

面强调，建立稳定、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在安全、网络及知识产权等领域制造麻烦。多尼伦曾表示，“美中关系具有并将继续具有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元素”^①。他强调，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对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日益严重的一个挑战。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在确保互联网保持开放、互操作性、安全、可靠和稳定方面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在保护个人数据和通信、金融交易、重要基础设施或对创新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等方面，美中两国都面临着风险。美国媒体还在习近平访美前大肆炒作所谓“中国黑客威胁论”，企图先发制人、对中国施压，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更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上公开责难中国政府与军方，美国的意图是想独霸网络空间。^②

第五，美国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试图插手南海问题。多尼伦称：“奥巴马政府自签署《东盟友好合作条约》以来，每年都会晤东盟国家领导人——而且今后还会继续这样做。总统还决定每年都出席东亚峰会国家首脑会议，这与美国将东亚峰会提升为应对亚洲政治和安全问题的首要论坛的目标是一致的。”美国重申，资源丰富的南海和东海的领土纠纷显然将会考验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架构。这类紧张局势对亚洲繁荣的和平根基构成挑战，并且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虽然美国在这一地区没有领土要求，而且对其他国家提出的要求不持立场，但美国坚决反对通过胁迫或使用武力来伸张领土要求。只有通过符合国际法的和平、协作和外交努力，才能达成持久的解决方案。^③

五、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课题。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David M.Lampton）从不同视角分析新型大国关系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扩展能彼此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数量与规模；第二，加强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内部协调；第三，提高危机处理能力；第

①③ 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② 陈向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三大博弈》，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18期。